

皎潔的月亮
劉志堅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皎洁的月亮

朱仲丽 著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吉林省石岘造纸厂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2.5印张 275.000字

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.760册

ISBN 7-206-01130-6

G·206 定价：5.50元

内 容 简 介

矫健是近几年文坛上引人注目的、颇有影响的青年作家之一。他植根胶东那片土地上，细细咀嚼着生活，冷峻地思考着人生、社会的重大问题，佳作频频问世。

这部书收集了作者的优秀之作：“圆环”体现了农民哲学家深邃的思考；老霍深深陷入痛苦的迷渊不能自拔；精明的“老牛筋”却不吃机磨面；农民经理有了钱便想和女记者困觉……作品蕴涵深刻，透着新一代作家独特的思辨和追求。

目 录

1. 花烛之梦…………… (1)
2. 彩带飘飘…………… (11)
3. 征途起步…………… (17)
4. 花轿新闻…………… (23)
5. 滢滢泪水…………… (34)
6. 知己相遇…………… (40)
7. 悠悠情思…………… (44)
8. 幸福突降…………… (51)
9. 小小螺钉…………… (56)
10. 血染白衣…………… (62)
11. 告别恩人…………… (67)
12. 一对可人…………… (75)
13. 千金东家…………… (82)
14. 痴女爱心…………… (89)
15. 华厅喜宴…………… (96)
16. 身系万贯…………… (106)
17. 初战帮主…………… (112)
18. 星星之火…………… (123)
19. 囚鸟放飞…………… (139)
20. 少女情怀…………… (149)
21. 再振党威…………… (160)
22. 奔赴圣地…………… (171)
23. 纱厂探苦…………… (181)
24. 人间苦楚…………… (189)
25. 天理攻心…………… (204)
26. 似曾相识…………… (214)
27. 天涯同路…………… (230)
28. 情各一方…………… (241)
29. 爱至深处…………… (251)
30. 燎原之火…………… (255)
31. 红色信念…………… (275)
32. 美妙旋律…………… (282)
33. 访贫问苦…………… (290)
34. 星火燎原…………… (300)
35. 情爱难绝…………… (313)
36. 吞药殉情…………… (322)
37. 黑云遮月…………… (336)
38. 拳拳之心…………… (346)
39. 意外相逢…………… (361)
40. 五朵金花…………… (372)
41. 盏盏明灯…………… (382)

1. 花烛之梦

民国初年，袁世凯依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建立了北洋军阀反动政权，表面上打着施行民国宪政的响亮招牌，暗里则实行他的独裁统治。1913年4月，他与英、法、德、日、俄五国签订了一个卖国的《善后大借款》。

但民心不顺，社会革命者对之侧目，当时即有江西、广东、安徽等省掌握了政权的国民党左派起而反对，并通电全国表达人民的心愿。一时，爱国团体、爱国青年纷纷响应。袁世凯见状危机，慌忙派兵南下，发动反革命内战，于是江西南昌组织了讨袁军；上海、安徽、湖南、广东、福建、四川等省，也先后宣布独立。历史告诉人们，这就是由孙中山、黄兴领导的中华民国“二次革命”。毕竟当时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力量薄弱，不到两个月，南方各省国民党军队，全被袁世凯打败，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等人，在袁世凯的通缉令下，被迫再次逃亡日本。

袁世凯为了进一步巩固他的独裁，在4月间，导演了一出袁大总统的丑剧，在皇宫太和殿举行就职仪式，文武百官高呼“万岁”，由此袁又以皇帝自称。1914年春，袁下令解散国会和全国各省议会，6月间又改组内阁，修改法制，把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一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，全部废除。这年8月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日本乘欧洲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之机，武装占领了原为德国侵占的我国青岛和胶济

铁路全线，而袁世凯任凭日本侵略，这一切，多么触目惊心，全国热血青年无不切齿痛恨。

在湖南革命派和知识界中，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，有上书反对的，有在报上撰文抨击的，有在课堂上慷慨激昂演说的，也有背后议论发牢骚的，这都不过是一阵子清风细雨，哪挡得住这股飞沙走石般的狂风逆流？

快到中秋节了，天空一片湛蓝，明净透亮，轻风吹来，把前些日子的炎热减弱下来。长沙西北角的一家独院，也关不住满园秋景，亭子的远处，柿子树叶红得象火似的，与枫叶相比美。山楂树上的小红果，象红玛瑙，葡萄藤上挂满了一串串晶莹的“望玉”，酷似玉琢成。亭子近处是一片金黄色的早菊，生气盎然。这些都是林光伟的父亲遗留下来的。

30多岁的林光伟，独自一人在这一派景色中，顿生感慨：大自然的景色令人陶醉，与人间的风云变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袁世凯上台几年里，倒行逆施，全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他思至此心潮起伏，忧虑国家前途，无限愤怒，他扶了扶眼镜，抬高了清秀的卧蚕眉，长形脸上显出愁容，两手反剪在腰脊，以沉重的脚步声踏在小径上，往屋里走去。

林光伟在日本留学时，接受了日本当时明治维新的民主思想，回国后，又受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思想指导，加入了爱国组织，同他来往的都是德行优良、思想进步的革命派，他自己是湖南省一所女子学校的历史教员。

一个男仆，身穿便服，刚从屋里走出来，正和林光伟打了个照面，忙恭敬地说：“先生，陈老太太带了丫头进城来了，在老太太房里说了好久的话了，请先生赶快去。”

“啊！姨妈来了！”林光伟边走边想：可怜的姨妈孀居

好几年，不幸大女儿又去世，只留下一个外孙女皎洁。这回进城来看妈妈，两姐妹叙叙，也是个安慰……只是，过去我得罪了姨妈，只怕……，林光伟行至屋外走廊，正要进房，就听见了几位太太的言谈笑语。一进房，她们有的抽水烟，有的和小孩子逗着玩，有的吃瓜子花生，他赶忙参见了陈姨妈，寒暄了一会儿。

陈姨妈此番进城，为的是要把一件心头事办好，她带着喜爱的随身丫头杨秋圣和外孙女陶皎洁一块来了。她笑逐颜开地赞扬这位中年人：“早就听说你知天文、悉地理、满腹才华，头脑开通，刚才我们还在谈论你教子有方，把俊雄小伢子教得知书达理，写得一笔好字。”

“姨妈，你老夸奖了。”林光伟欠身回答。“不过！”她略停又道：“也有人说你把祖宗遗训全丢了，嗯！现在世道不如以前了，做什么事的都有，说什么话的都有咧，搞什么革命，办什么洋学堂，喊什么平等自由，你也要小心，莫闯什么大祸来。”陈姨妈抱着水烟袋，吸一口吐一口，说一句笑一句。

“是！姨妈。”林光伟直到听完才应一声。眼里细察自己的妈妈，看来，妈妈没有帮腔，也就放心了。

陈姨妈细细地端详林光伟，觉得好一个气宇非凡、人品端正、坐在那儿比早年更持重的中年人。心中更感喜爱：“我这次进城稍住几天，看看妹妹好福气，儿子孙子都是凤毛麟角。我把这可怜的皎皎带来了，没有父母孤孤单单的，唉！这妹子幼小时也和俊雄玩在一起，蛮合得来，这次他俩又可以玩几天了。”

“陈姨妈只管多住几天，乡下也没有大事情。”林光伟

的夫人赵叔丽回答。

陈姨妈一边笑着应声，一面看着那屋子一角正在读书的俊雄，单就那副脸相，有些象自己的妹妹，又有些象侄儿光伟，妈妈赵叔丽脸上的优点也都给了儿子俊雄，眼睛圆滚滚地神气，小嘴甜甜的，又瞟一眼赵叔丽，仍是早年样端庄贤淑，一举一动有分寸。“妹！这日子过得快，俊雄这孩子也长得快。”“是呀，俊雄也长得这般大了，眼看就15岁了，也开始懂得点道理了，这点象他爸爸。”

林光伟心想姨妈谈了这么多，话题还没有谈出口，似乎心事不轻，只能陪着，今天本想约几个朋友谈谈国家大局，看来，没有时间了。

“可还有一件正经事咧！”陈姨妈到底开口了，而且使了一个眼色，把几位女眷和小孩、女仆打发走了。

“光伟，你听着！”陈姨妈放下水烟袋，挺挺腰板，在自己腰杆上捶打几下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你当年娶媳妇，我和你已故的父亲许下了一桩心事，这事一直不如我的愿；前几年先后送来三个丫头给你作陪房，她们个个漂亮人好，都是我在乡下亲自千挑百选的，谁知道你一而再再而三，全把她们打发走了，老祖宗的家规你都给破坏了，真是傻里傻气，给族里长辈看着笑话。”陈姨妈咳了咳，一口脓痰吐在脚边痰盂里，目不转睛地望着林光伟。

“姨妈不要见怪！”林光伟回答。

“这次我还是带来了一个丫头，她是我这两年的贴身心腹，今年16、7岁，乡下长辈都称赞她是绝色女子，人品好，我就是想着你，才又把这个称得上温和贤淑美貌的丫头配给你，虽说是乡下姑娘，可腹里也念过几年书的，一会儿你

再细看看，准保你喜欢，就择吉日办了吧！”

“是呀，光伟！你就要了这个丫头杨秋圣吧！你姨妈操这份心也是心疼你，我刚才和你妻叔丽谈了，她不反对，也说真是一个好女子。”林老太太对儿子说完，只等回话。

林光伟心中一时纷乱，突然来一个难题，结婚十几年里，姨妈操这份心，先后送来了三个女子叫纳妾，每次想尽了办法，费尽了口舌才找到了婆家打发走了，这次她老人家索性亲自带上门，刚才一番语气似相劝又似下令……我身为一个革命教师，反帝反封建讲民主，怎能在自己的私生活里违犯自己平生夙愿呢？“你们大人的体贴，我是拜谢的。”林光伟搓着手心，声音低微：“姨妈，妈，我和叔丽结发同房已十余年，她够贤慧的了；再说，娶妾是旧传统，不合新思想何况现在是民国时代，处处讲男女平等呢？”

陈老太脸上的兴头渐渐沉了下来，想到心爱的丫头秋圣如此美貌，如此能干，找不到个好人家，光伟这孩子执拗不从，心头发闷。拿起水烟袋嘬嘬，吸一口又一口。陈老太是大财主，社会名媛，半个乡都在她陈家势力之下，一次又一次违了她的好心，都感到有失体面，光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虽然是民国了，可现在的大户人家，哪个不娶三房五妾的？我都是为你着想，对上嘛，秋圣姑娘可以孝顺你妈妈；对下嘛，她可以代你管理家务；对你日日侍奉，为叔丽作帮手；里里外外是个人手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再说，你还可以再添几位龙子咧！”她一口气说来犹未尽言，转过脸对林老太说：

“妹子，你也要约束约束他，虽然当了父亲，在我们眼里还算小一辈的年轻人……我就不想让光伟在一个女子学校里当

教员，家中金谷满仓，这份祖业够吃一辈子，还操那份心上什么课。你知道，我更不爱他搞新思想运动，危险咧。妹子，我们难得见一面，今日可要提醒提醒你们母子两人了！”陈老太头摇手摆，把平日心中话都吐了出来。

“是的，是的！如今的年轻人，就象一匹野马，驾驭不住啦。”林老太勉强微笑。

“嗯，那是你从小就娇惯他了。”

林光伟听罢，站起来在房中踱步，听两位长辈言谈，自己的母亲平时在自己的影响下，比姨妈脑子开通些，也没那么专制，这是家庭中的幸福啊！他鼓起勇气，面色严肃认真回道：“姨妈，你的好心，我真感激，我在女子学校当个教员，为的是要作解放妇女的工作，把受苦最深的女人，从封建压迫中救出来；自己是要以身作则的！”

这一下子陈老太真气着了，一时水烟呛了她的喉管，一阵阵激烈呛咳，脸也憋得通红。

林老太连忙上前捶背摸胸，弯身低头地说：“姐姐，哎哟！呛了！喝口水吧。”她端茶在手，回头对光伟说：“看你没个样子，顶撞了你姨妈，以后再说吧！”她扶着陈老太进卧房休息去了。

这回的纳妾，比前二次还棘手，一直苦恼着林光伟。妻子赵叔丽，深知林光伟品德高尚，作风正派，一直为妇女谋幸福，早已敬爱于心，奈何两老太总是娓娓劝说，自己从中不便开口，看着这次几乎成了僵局，也没个好办法，只好劝一劝婆婆息怒。

人称为绝色之美的杨秋圣丫头来到林老太家，和姑娘陶皎洁住在一间房，心情荡漾不安。陈老太动身进城的前几天

里，天天和她谈体己话，把林老爷光伟的为人，家庭情况详细告诉了她，她曾一再表示不愿意离开老太太，发誓一辈子侍奉老太太，抹着泪水低头听陈老太劝说：“我年纪这么大，怎能不想你相伴我呢？但我百年之后，抛下你何人来关心，遇人不淑害你一辈子，那就后悔也来不及了。趁我现在好好的活着，给你找个良家人，也就了此心愿，你莫错过良机良缘。”

杨秋圣听完这番话，竟哭倒在陈老太的腿上，又是感激又是舍不得，她在呜咽中恨自己出身微卑，不是富贵人家的子女，不能自由安排自己的前途，只好哭，哭得象个泪人儿。陈老太委实舍不得这身边侍奉了3年的丫环。再耽搁一年，就要荒过了妙龄机会，也只得一边说一边劝，脸边挂泪，横了一条心。决定亲自送上林家门来。杨秋圣带着一颗扑通扑通的心，顺着陈老太的意，抱着不愉快的心情来闯她的命运。她的心绪烦闷，但她没有第二条路可走。

来这林家已经几天了，全家上下看这美丽的杨秋圣丫头，头发黝黑，脸庞可爱，眉毛细长，眼睛如杏，嘴唇如樱，加上修长的体态，说话柔顺有礼，都心中明白，这丫头快要当林大爷的妻妾了，很为林老爷高兴，只等吃一杯喜酒了。

然而，陈老太不顺心的脸色摆在面上，杨秋圣为她倒茶端水，她也不声不响，看来不是冲着自己发脾气。偶尔遇见林大爷光伟，也是愁眉深锁，蓄意回避她。而太太赵叔丽却对她和蔼可亲，把她当客人看待。一天两天，四天五天，不见动静，她好生诧异，由生疑而致难过。在没有见到林大爷之前，怕见他，但在几次见林大爷后，却使她的心平静了下来，产生了从来没有过的少女的特有情怀。陈老太太说林大爷是个好人，现在耳闻不如一见，的确象个好人。怎么个好法呢？

他的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语很庄重，不象是个官宦、商贾之类的阔老爷，待人谦和。象是个好人。她只感到自己身上潜伏着一股温情似的春潮，这使她偷偷地要瞧他一眼，注意听他的声音，使她关心他什么时候到学校上课，什么时候坐在房里写作。于是，她在暗中告诉自己，林大爷不单是一个英俊的男子汉，还是个有学问的好人；她为此而悄悄地掀起涟漪，心中最深处的爱的种子也膨胀起来了，她自认，这个心理的变化是应该有的，因为，他是她的夫君，只差几天就要公开宣布的夫君。

明月当空，分外皎洁的这天晚上，她竟不能入睡，这是有生以来奇怪的生理上的袭击，在她单纯的脑海中有了一个男人的影子，有时使她掠过失望的薄雾，有时使她沐浴在阳光里，她想甩掉这影子，但不可能，这天陶皎洁来看长辈们，和秋圣言欢，两人睡在一张床上。

“秋圣姐，你睡不着觉吗？”陶皎洁被她翻来覆去地弄醒了，她惊异秋圣姐的这个不寻常的现象。她记得，当她的父母相继抛下她时，她有过这种不安。

“啊！把你吵醒了，姑娘，我没有什么。”杨秋圣回完话，发现自己在这天真的小姑娘面前撒了谎，在月光下面，她的脸是绯红的，好象已被皎洁姑娘窥见了可爱的秘密，而皎洁自己呢？同样波涛起伏啊！

陶皎洁睡意尚未全驱走，在朦胧中含糊地说：“秋圣姐，我舍不得你，那几年在乡下外婆家你待我真好。”

“姑娘，你说什么？”秋圣追问她。

陶皎洁完全清醒了，倏地翻身坐起来，面朝秋圣，又娇又急地道：“人家都说你来林家就不会回去了。”

杨秋圣也爬起了半节身，半靠在床头上问：“他们说些什么？”

月亮光辉投射到她俩的脸上，一张脸天真纯洁，一张脸正直圣洁。一副活的美人图，在月光下展现出来。

陶皎洁回想昨日在院子里碰见李妈，李妈笑着努努嘴，悄悄地对自己说：你就留在这家了。她想到这儿望着杨秋圣那紧张脸色，一双眼睛睁得大杏子一样闪着光亮。

“他们说你留在林家了。”陶皎洁抓着杨秋圣的手不放，一个在床东，一个在床西互相牵着，看来，快要哭了。

“你好好睡吧，没事的。”杨秋圣的回答是骗了自己的，其实自己也摸不着底，她近日幻想着嫁给林光伟，当一个小老婆也似乎甘心情愿；但又期待着再回到陈老太身边的消息会宣布。总之，她只能这般回答陶皎洁。

陶皎洁微笑着松了手，高兴地躺进被窝入了梦乡。

杨秋圣望着窗外高悬天空的月光，又看看身边睡着的可爱的皎洁姑娘，心情迷乱，忽然，她烦闷起来，以致蒙在被窝里抽噎：“啊！我的前途！我的命运！”

两天来，林光伟聊无情绪，妥协于旧礼教自然不愿做，反对姨妈这份苦心，又不好下手。这会儿，他在园子里漫不经心地踱着，脑海里总浮现着秋圣年轻娇美的影子，那白玉无暇的风采。他走到小水池边，看见平静的池水中自己的倒影，不觉长吁了一口气：“烦恼啊！”

忽然间，他心头一振，出口叫好：“对！就这样办。”他笑着奔入母亲的房间，妻子也在坐，陪着陈老太闲聊，便上前请了安。

陈老太抱着水烟袋立即开口问：“你的洞房花烛夜究竟

定在几时呢？可不要再有福不会享啊！”她见林光伟面带少有的笑容，神清气朗，再不是早几日的那副愁眉苦脸，心中不由暗思：哪个猫儿不沾腥，哪个男儿不爱色。这不，脸上也露出笑容。

林光伟稳重地对陈老太说：“姨妈，我看秋圣年纪还小，不如叫她先念几年书，然后再谈婚事也不算迟，再说，她同皎洁在一起也是一个伴。两位老人家也可放心了。”他说完，一副美好的图景出现在心底，使秋圣了解社会的重男轻女的黑暗，培养成一个有新思想的女知识分子……

房间里静静的，两位老太太忽的没话，感到这办法新鲜，可又不知怎的有点不对劲儿，一时提不出反对的理由。

妻子赵叔丽打破沉寂：“两位老人家，光伟这个想法我看对秋圣极好，如今女子能上学读书是好事情。”

陈老太慢慢转过脸来，瞪着眼，冒出一句话：“倒也未尝不可，不过！你可要把秋圣看成是自己身边的人呀！”

林光伟如释重负，忙点头说：“是，是。”高兴地告辞出来。

杨秋圣听到这个消息，不知该喜该忧，茫茫然。林老爷的音容笑貌动人心魄地印在她脑海中，使她不知不觉地倾向他的决定，情愿听从他的支配。这个从小被人贩子卖到陈家的姑娘，明知自己没有自由，被命运摆弄着。现在由陈老太把自己交给了林光伟和赵叔丽，似乎今后有了好的依靠。

2. 彩带飘飘

杨秋圣拖着一条柔软黑亮的大辫子，拉着皎洁的手，终于走进了长沙S女子学校的大门，立即引起许多同学的注目，友爱地帮她搬行李、铺床，又带到食堂里吃中饭，说说笑笑。

对于一个孤儿丫环来说，做梦也享受不到这另一种人间平等的温情。她感到意外的快慰，不由摸摸皎洁的脸蛋儿：

“以后，我们是同学了，你以后叫我什么呢？”

陶皎洁亲热地：“我改口叫你秋圣姐。”

两人相对甜蜜蜜地笑了。

入学的前一天，林光伟和秋圣谈了一番。她怀着感激爱慕的心情，受宠若惊，破天荒听着这些浅近又深奥的道理。谈话使她懂得了什么是黑暗的社会制度，帝国主义如何压迫中国，富人怎样欺侮穷人，男人又怎样瞧不起女人，男女青年正处在伟大的时代，要争求冲破重重封建黑暗社会，获得自由平等的权力等等。

林光伟还诚恳地告诉她，她就是这黑暗社会的一员牺牲者。目前要努力学习，做一个进步女青年，将来为全中国老百姓谋幸福，就会摆脱枷锁，成为有用的人。

杨秋圣牢牢地记住这些新鲜又有意义的道理，明白了林老爷送她进校读书的目的，由感激而信服，簌簌落下泪来，不知不觉两腿跪拜了下去：“林老爷，你开导我，又让我进学校当学生，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，你是我的恩人，

我……”她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“快，快，快起来！再不要在人前下跪了，也不要叫我林老爷，叫我林老师吧。”说完两手扶起了杨秋圣。光伟为自己处理好了这件纳妾的事而笑容满面，看看杨秋圣委实不凡，一种不可言喻的气质流动在她的身上，他心中暗想，这是一块好铁啊，炼成钢吧！

杨秋圣站起来，揩去眼泪，柔声地迸出一声“林老师！”

时光倏然，不觉一个学期过去了，杨秋圣努力学习，成绩优异而跳了班。每逢做完功课，要么和陶皎洁到图书馆里找进步书籍，要么两人到林家帮赵叔丽做活。她已变成了一个美丽活泼的少女，和陶皎洁如同姐妹。自从那次听林光伟谈论大道理之后，林光伟的影子不离她的身，是力量？是爱慕？尤其当她向他汇报学校的情况时，林光伟总是要谈些政治理论灌输给她和陶皎洁，直到她们听懂为止。

两个聪明得小鸽子般的姑娘，很有灵悟，越来越活泼，滋长了不少力量和勇气。林光伟和赵叔丽也愈来愈喜欢她们了。

人生到底是什么？应该怎样去看待，从自己的特异的奇遇里，秋圣建立了人生观，比她小一点的陶皎洁也同样逐渐懂得了人生的价值。

她俩的突变是惊人的，以天性中的聪慧、活力，如同两株矮檐下的花儿移栽到阳光沃土之中，在百花中怒放。

陶皎洁心中有一个小小的秘密，这个秘密也是给她力量的源泉，那就是林俊雄对她的关心和启蒙。她常常暗中偷看林俊雄从上海寄来的鼓舞心灵的信。

林家老爷和少爷父子二人成了这两个姑娘的良师益友，

旧后又发展成为亲密的革命伙伴。

刚下过一场雨的暮春时节的阳光，照在水珠上，闪烁着各种奇异的光彩。天空出现了一道迷人的彩虹，东边的天际，细雨尚未停，间或阵阵隆隆的雷声。

1919年，由北平掀起的“五四”运动巨浪，奔腾澎湃，滚滚向前，也震撼着长沙城。

女中，第二节课铃声刚响过，从几个教室里分头冲出几个女学生来，她们象一群燕子似的向传达室跑去，想争先读到今天的报纸。长沙独一无二的一张报纸，发表了一条消息，吸引着这群学生的注意力，别人都扑了一个空，先拿到报纸的是大家爱慕的杨秋圣。她穿着白衣蓝裙，和蔼可亲，同学们包围了她，盯着她手中拿着的报纸。

“快念吧，杨秋圣！有什么消息？”皎洁急红了脸。

“啊！啊！看！这里。”她的手指着一行黑字，大声嚷道：“北平学生5000多人，4日下午在天安门集会后举行示威游行，高呼口号，群情激昂，游行队伍行至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时，学生高呼：

‘还我青岛！’

‘保我主权！’

‘卖国四大金刚应处以极刑！’

游行队伍还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，驻日公使章宗祥当时在曹宅，被学生殴打，负伤甚重。

军警对示威学生进行武力阻拦，北平学生已被捕30余人，激怒了全市学生。”

杨秋圣念完之后，学生们一群群地围集在一起，其中还有教职员工，都在议论纷纷。陶皎洁禁不住大声喊道：“为